

「私家秘藏

今日再现」

中国 秘本

小说
大系



中国
文联出版社

中国秘本小说大系

林 鲤 主编

玉娇梨
定情人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玉娇梨

荻岸散人 编次

丁家正 校点

林鲤 主编

目 录

第 一 回	小才女代父题诗	(1)
第 二 回	老御史为儿谋妇	(13)
第 三 回	白太常难途托娇女	(26)
第 四 回	吴翰林花下遇才人	(38)
第 五 回	穷秀才辞婚富贵女	(49)
第 六 回	丑郎君强作词赋人	(60)
第 七 回	暗更名才子遗珠	(70)
第 八 回	悄窥郎侍儿识货	(79)
第 九 回	百花亭撇李寻桃	(88)
第 十 回	一片石送鸿迎燕	(98)
第十一回	有腾那背地求人	(108)
第十二回	没奈何当场出丑	(118)
第十三回	苏秀才穷途卖赋	(129)
第十四回	卢梦梨后园赠金	(140)
第十五回	秋试春闱双得意	(151)
第十六回	花姨月姊两谈心	(163)

中国秘本小说大系

- 第十七回 势位逼仓卒去官 (174)
- 第十八回 山水游偶然得婿 (184)
- 第十九回 错中错各不遂心 (194)
- 第二十回 锦上锦大家如愿 (204)

第一回 小才女代父题诗

诗曰：

六经原本在人心，
笑骂皆文仔细寻。
天地戏场观莫矮，
古今聚讼眼须深。
诗存郑卫非无意，
乱著春秋岂是淫。
更有子云千载后，
生生死死谢知音。

话说正统年间，有一甲科太常正卿姓白名玄，表字太玄，乃金陵人氏，因王振弄权，挂冠而归。这白太常上无兄下无弟，只有一个妹子，又嫁与山东卢副使远去，止得只身独立。他为人沉静寡欲，不贪名利，懒于逢迎，但以诗酒自娱，因嫌城中交接烦冗，遂卜居于乡。去城约六七十里，地名唤锦石村，这村里青山环绕四面，一带清溪直从西过东，曲曲回抱，两堤上桃柳芳菲，颇有山水之趣。这村中虽有千余户居民，若要数富贵人家，当推白太常为第一。

这白太常官又高，家又富，才学政望又大有声名，但只恨年过四十，却无子嗣。也曾蓄过几个姬妾，甚是作怪，留在身边三五年再没一毫影响；及移去嫁人，不上年余便人人生子。白公叹

息，以为有命，遂不复买妾。夫人吴氏各处求神拜佛，烧香许愿，直到四十四上方生得一个女儿。临生这日，白公梦一神人赐他美玉一块，颜色红赤如日，因取乳名叫做红玉。白公夫妻因晚年无子，虽然生个女儿，却也十分欢喜爱惜。

这红玉生得姿色非常，真是眉如春柳，眼似秋波，更兼性情聪慧，到八九岁便学得女工针黹件件过人。不幸十一岁上母亲吴氏先亡过了，就每日随着白公读书写字。果然是山川秀气所钟，天地阴阳不爽，有百分姿色自有百分聪明，到得十四五时便知书能文，竟已成为一个女学士。因白公寄情诗酒，日日吟咏，故红玉小姐于诗词一道尤其所长。家居无事，往往白公做了叫红玉和韵，红玉做了与白公推敲。白公因有了这等一个女儿，便也不思量生子，只要选择一个有才有貌的佳婿配他，却是一时没有，因此耽阁到一十六岁尚未联婚。

不期一日朝廷遭土木之难，正统北狩，景泰登极，王振伏辜，起复旧臣。白公名系旧臣，吏部会议仍推白公为太常正卿，不日命下，报到金陵。

白公本意不愿做官，只因红玉姻事未就。因想道：“吾欲选择佳婿，料此一乡一邑人才有限，怎如京师，乃天下人文聚处，岂无东床俊彦，何不借此一行？倘姻缘有在，得一美婿，也可作半子之靠。”主意定了，遂不推辞，择个吉日，带着红玉小姐上京赴任。到了京师，见过朝廷，到了任，寻一个私宅住下。

这太常寺乃是一个清淡衙门，况白公虽然忠义，却是个疏懒之人，不肯揽事；就是国家有大事着九卿会议，也只是两衙门与该部做主，太常卿不过备名色唯诺而已，那有十分费心力处。每日公事完了，便只是饮酒赋诗。过了数月，便有一班好诗酒的僚友，或花或柳，递相往还。

时值九月中旬，白公因一门人送了十二盆菊花，摆在书房阶

下，也有鸡冠紫，也有醉杨妃，也有银鹤翎，盆盆俱是细种。深香疏态，散影满帘，何减屏列金钗十二。白公十分喜爱，每日把酒玩赏。

这一日正吟赏间，忽报吴翰林与苏御史来拜。原来这吴翰林就是白公的妻舅，叫做吴珪，号瑞庵，与白公同里，为人最重义气。这苏御史名唤苏渊，字方回，虽是河南籍中的进士，原籍却也是金陵。又与白公是同年，又因诗酒往来，因此三人极相契厚，每每于政事之暇，不是你寻我，便是我访你。

白公听见二人来拜，慌忙出来迎接。三人因平日往来惯了，情意浹洽，全无一点客套。一见了，白公便笑说道：“这两日菊花开得十分烂漫，二兄为何不来一赏？”吴翰林道：“前日因李念台点了南直隶学院，与他饯行，不得工夫。昨日正要来，不期刚出门，撞见老杨厌物拿一篇寿文，立等要改了与石都督夫人上寿，又误了一日工夫。今早见风日好，恐怕错过花期，所以约了苏老兄不速而至。”苏御史道：“小弟连日也要来，只因衙门中多事，未免辜负芳辰。”三人说着话，走到堂上相见过，更了衣，待茶过，遂邀入书房中看菊。果然黄梁紫浅摆好两隅，不异两行红粉。吴翰林与苏御史俱夸奖好花不绝。

三人赏玩了一会，白公即令家人摆上酒来同饮。饮了数杯，吴翰林因说道：“此花秀丽不艳，美而不妖，虽红黄紫白，颜色种种鲜研，却终带几分疏野潇洒气味，使人爱而敬之。就如二兄与小弟一般，虽然在此做官，而日日陶情诗酒，与林下无异，终不似老杨这班俗吏，每日趋迎权贵，只指望进身做官，未免为花所笑。”白公笑道：“虽然如此说，只怕他们又笑你我不做官，终日只好在此冷曹与草木为伍。”苏御史道：“他们笑我们，殊觉有理；我们笑他，便笑差了。”吴翰林道：“怎么我们笑差了？”苏御史道：“这京师原是个利名场，他们争名夺利，正其宜也。

你我既不贪富，又不图贵，况白年兄与小弟又无子嗣，何必溺迹于此，以博旁人之笑。”白公叹一口气道：“年兄之言最是，小弟岂不晓得？只是各有所图，故苟恋于此，断非舍不得这一顶乌纱帽耳。”苏御史又道：“吴兄玉堂，白兄清卿，官闲政简，尚可以官为家，寄情诗酒。只是小弟做了这一个言路，当此时务要开口又开不得，要闭口又闭不得，实是难为。只等圣上册封过，小弟必要讨个外差离此，方遂弟怀。”吴翰林道：“唐人 07 有两句诗道得好：‘若为篱边菊，山中有此花。’恰似为苏兄今日之论而作。你我既乐看花饮酒，自当归隐山中，最为有理。”

三人一边谈笑，一边饮酒，渐渐说得情投意洽，便不觉诗兴发作。白公便叫左右取过笔砚来，与吴翰林、苏御史即席分韵作赏菊诗。三人才待挥毫，忽长班来报：“杨御史老爷来了。”三人听了都不欢喜。白公便骂长班道：“蠢才，晓得我与吴爷、苏爷饮酒，就该回不在家了。”长班禀道：“小的已回出门拜客，杨爷的长班说道：‘杨爷在苏爷衙里问来，说苏爷在此饮酒，故此寻来。’又看见二位爷轿马在门前，因此回不得了。”白公犹沉吟不动身。只见又一个长班慌忙进来禀道：“杨爷已到门进厅来了。”白公只得起身，也不换冠带，就是便衣迎出来。

原来这杨御史叫做杨廷诏，字子献，是江西建昌府人，与白公也是同年，为人言语粗鄙，外好滥交，内多贪忌，又要强做解事，往往取人憎恶。这日走进厅来，望见白公便叫道：“年兄好人，一般都是朋友，为何就分厚薄？既有好花在家，邀老吴、老苏来赏，怎就不呼唤小弟一声，难道小弟就不是同年？”白公道：“本该邀年兄来赏，但恐年兄贵衙门事冗，不得工夫干此寂寞之事。就是苏年兄与吴舍亲俱偶然小集也，非小弟邀来。且请宽了尊袍。”

杨御史一面宽了公服，作过揖，也不等吃茶，就往书房里

来。吴翰林与苏御史看见，只得起身相迎同说道：“杨老先生今日为何如此高兴？”杨御史先与苏御史作揖道：“你一发不是人，这样快活所在为何瞒了我，独自来受用？不通不通。”又与吴翰林作礼，因致谢道：“昨赖老先生大才润色，可谓点铁成金，今早送与石都督，十分欢喜，比往日倍加敬重。”吴翰林笑道：“石都督欢喜，乃感老先生高情厚礼，未必为这几句文章耳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敝衙门规矩，只是寿文，到也没甚么厚礼。”苏御史笑道：“小弟偏年兄看花，年兄便怪小弟；像年兄登贵人之堂，拜夫人之寿，抛撇小弟就不说了！”说罢，众人都大笑起来。

白公叫左右添了杯箸，让三人坐下饮酒。杨御史吃了两杯，因与苏御史道：“今日与石都督夫人上寿，虽是小弟偏见，也是情面上却不过，未必便有十分升赏。还有一件事特来寻年兄商议，若是年兄肯助一臂之力，管取有些好处。”苏御史笑道：“甚么事，有何好处？乞年兄见教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汪贵妃册封皇后已有成命，都督汪全眼见得便擅威颭之尊。近日闻知离城二十里有一所民田，十分膏腴，彼甚欲之，竟叫家人夺了。今日衙门中纷纷扬扬都要论他，第一是老朱出头。汪都督晓得风声，也有几分着忙，今日央人来求于弟，要小弟与他周旋。小弟想衙门里众人都好说话，只是老朱有些任性，敢作敢为，再不思前虑后。小弟每每与他说好话，他再不肯听。我晓得他与年兄甚好，极信服年兄。年兄若肯出一言止了此事，汪都督自然深感，不独有谢。你我既在这里做官，这样人终须恶识他不得，况又不折基本。不知年兄以为何如？”苏御史听了，心下有几分不快，因正色道：“若论汪全倚恃威颭白占民间田土，就是老朱不论，小弟与年兄也该论他。年兄为何还要替他周旋？未免太势力了些。”杨御史见苏御史词色不顺，便默默无语。

白公因笑道：“小弟只道杨年兄特来赏菊，原来却是为汪全

说人情，这等便怪不得小弟不来邀兄赏菊了。”吴翰林也笑道：“良辰美景只该饮酒赋诗，若是花下谈朝政，颇觉不宜。杨老先生该罚一巨觥，以谢唐突花神之罪。”杨御史被苏御史抢白了几句，已觉抱愧，又见吴翰林与白公带笑带戏讥刺他，甚是没意思，只得勉强说道：“小弟因苏年兄说起，偶然谈及，原非有心，为何就要罚酒？”白公道：“这个定要罚。”随叫左右斟上一大犀杯，送与杨御史。杨御史拿着酒说道：“小弟便受罚了。倘后有谈及朝政者，小弟却也不饶他。”吴翰林道：“这个不消说了。”

杨御史吃干酒，因看见席上有笔砚，便说道：“原来三兄在此高兴做诗，何不见教？”吴翰林道：“才有此意，尚未下笔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既然未下笔，三兄不可因小弟打断了兴头，请倾珠玉，待小弟饮酒奉陪何职？”白公道：“杨年兄既有此兴，何不同做一首，以记一时之事。”杨御史道：“这是白年兄明明奈何小弟了，小弟于这些七言八句实实来不得。”白公笑道：“年兄长篇寿文，称功颂德，与权贵上寿偏来得，为何这七言八句不过数十个字儿就来不得？想是知道此菊花没有升赏了。”杨御史听了便嚷道：“白年兄该罚十杯。小弟谈朝政便该罚酒，象年兄这等难道就罢了？”随叫左右也筛了大犀杯，递与白公。吴翰林道：“若论说寿文，也还算不得朝政。”苏御史笑道：“寿文虽是寿文，却与朝政相关，若不关朝政，杨年兄连寿文也不做了。白年兄该罚该罚。”

白公笑了笑，将酒一饮而干。因说道：“酒便罚了，若要做诗，也须分韵而做。如不做并诗不成者，俱罚十大杯。”吴翰林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杨御史道：“二兄不要倚高才欺负小弟。若象前日圣上要差人迎请上皇，无一人敢去，这便是难事了；若只将做诗吃酒来难人，这也还不打紧。”苏御史道：“杨年兄又谈朝政了，该罚不该罚？”白公见杨御史说的话太卑污厌听，不觉触起

一腔忠义，便忍不住说道：“杨年兄的话全无一毫丈夫气。你既在此做官，便都是朝廷臣子，东西南北一惟朝廷之使，怎么说无一人敢去？倘朝廷下尺寸之诏，明着某人去，谁敢推托不行？若以年兄这等说来，朝廷终日将大俸大禄养人何用！”杨御史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些忠义话儿人都会说，只怕事到临头，未免又要手慌脚乱了。”白公道：“临时慌乱者，只是愚人无肝胆耳。”

吴翰林与苏御史见二人话不投机只管抢辩起来，一齐说道：“已有言在先，不许谈朝政，二兄故犯，各加一倍，罚两大杯。”因唤左右每人面前筛了一杯。杨御史还推辞理论。白公因心下不快，拿起酒来也不候杨御史，竟自一气饮干，又叫左右筛上一杯，复又拿起几口吃了，说道：“小弟多言，该罚两杯，已吃完了。杨年兄这两杯吃不吃，小弟不敢苦劝。”杨御史笑道：“年兄何必这等使气，小弟再无不吃之理，吃了还要领教佳章。”苏御史道：“年兄既有兴做诗，可快饮干。”杨御史也一连吃了两杯，说道：“小弟酒已干了。三兄有兴做诗，乞早命题，容小弟慢慢好想。”吴翰林道：“也不必别寻题目，就是‘赏菊’妙了。”

白公道：“小弟今日不喜做诗，三兄有兴请自做，小弟不在其数。”杨御史听了大嚷道：“白年兄太欺负人！方才小弟不做，你又说定要同做，若不做罚酒十杯。及小弟肯做，你又说不做。这是明欺小弟不是诗人，不屑与小弟同吟。小弟虽不才，也忝在同榜，便胡乱做几句歪诗，未必便玷辱了年兄。今日偏要年兄做。年兄要不做，是自犯自令，该罚二十杯，就醉死也要年兄吃！”白公道：“要罚酒小弟情愿，若要做诗，决做不成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既情愿吃酒，这就罢了。”就叫人将大犀杯筛上。

苏御史与吴翰林还要解劝，白公拿起酒来便两、三口吃干。杨御史又复斟上。吴翰林道：“白太玄既不做诗，罚一杯就算了。”杨御史道：“这个减不得，定要吃二十杯。”白公笑道：“花

下饮酒，弟所乐也，何关年兄事，而年兄如此着气！”拿起来又是一大杯吃将下去。杨御史也笑道：“小弟不管年兄乐不乐，关小弟事不关小弟事，只吃完二十杯便罢。”又叫左右斟上。

白公一连吃了四五杯，因是气酒，又吃急了，不觉一时酒上心来，便有些把捉不定。当不得杨御史在旁絮絮聒聒，只管催迫，白公又吃得一杯，便坐不住，走起身，竟往屏风后一张榻上去睡。

杨御史看见那里肯放，便要下席来扯。苏御史拦住道：“白年兄酒忒吃急了，罚了五六杯也够了，等他睡一睡吧。”杨御史道：“他好不嘴强，就是一杯也饶他不得。”吴翰林道：“就要罚他，也等你我诗成。你我俱未成，如何只管罚他？”苏御史道：“这个说得极是。”杨御史才不动身，道：“就依二兄说，做完诗不怕他不吃；他若推醉不吃，小弟就泼他一身。”说罢，三人分了纸笔，各自对花吟哦不题。正是：

酒欣知己饮，诗爱会人吟；

不是平生友，徒伤诗酒心。

且说白公自从夫人死后，身边并无姬妾，内中大小事俱是红玉小姐主持。就是白公外面有甚事，也要与小姐商量。这日白公与杨御史争论做诗之事，早有家人报与小姐。小姐听了，晓得杨御史为人不端，恐伯父亲任性，抢白出祸来，因向家人道：“如今老爷毕竟还做诗也不做？”家人道：“老爷执定不肯做诗，被杨爷灌了五六大杯酒，老爷因赌气吃了，如今醉倒在榻床上睡哩。”小姐又问道：“杨爷与苏爷、舅老爷如今还是吃酒，还是做诗？”家人道：“俱是做诗。杨爷只等做完了诗，还要扯起老爷来灌酒哩。”小姐道：“老爷是真醉假醉？”家人道：“老爷因吃了几杯气酒，虽不大醉。也有几分酒了。”小姐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既是老爷醉了，你可悄悄将分与老爷的题目拿进来我看。”

家人应诺，随即走到席前，趁众人不留心，即将一幅写题的花笺拿进来递与小姐。小姐看了，见题目是“赏菊”，使叫侍儿嫣素取过笔砚，信手写成一首七言律诗。真是：

墨云挾雨须臾至，
腕儿驱龙顷刻飞。
不必数茎兼七步，
乌丝早已写珠玑。

红玉小姐写完了诗，又取一个贴子，写两行小字，都付与家人，分付道：“你将此诗此字暗暗拿到老爷榻前伺候，看老爷酒醒时，就送与老爷。切不可与杨老爷看见。”

家人答应了，走到书房中，只见吴翰林才挥毫欲写；苏御史正注目向花，搜索枯肠；杨御史也不写，也不想。且拿着一杯酒，口里唧唧啾啾的吟哦。家人走到白公榻前伺候。

原来白公酒量原大，只因赌气一连吃急了，所以有些醉意。不料略睡一睡，酒便醒了，不多时，醒将来要茶吃。家人忙取了一杯茶递与白公，白公就坐起来接茶吃了两口。家人即将小姐诗笺与小帖暗暗递与白公。白公先将帖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两行小字道：“长安险地，幸勿以诗酒贾祸。”白公看毕，暗点点头儿。又将花笺打开，却是代他做的赏菊诗，因会过意来。将茶吃完了，随即立起身，仍旧走到席上来。

苏御史看见道：“白年兄醒了，妙！妙！”白公道：“小弟醉了，失陪。三兄诗俱完了吗？”杨御史道：“年兄推醉得好，还少十四杯酒，只待小弟诗成了，一杯也不能饶。”吴翰林向白公道：“吾兄才极敏捷，既已酒醒，何不信笔一挥？不独免罚，尚未知鹿死谁手。”白公笑道：“小弟诗到做了，只是杨年兄在此，若是献丑。未免遗笑大方。”杨御史道：“白年兄不要讥诮小弟。年兄纵然敏捷，也不能神速如此。如果诗成，小弟愿吃十杯。倘竟未

做，岂不是取笑小弟？除十四杯外，还要另罚三杯。年兄若不吃，便从此绝交。”白公笑道：“要不做就不做，要做就做，怎肯说谎？”即将诗稿拿出与三人看。苏御史接在手中道：“年兄果然做了，大奇，大奇。”吴翰林与杨御史都挨拢来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紫白红黄种色新，
移来秋便有精神。
好从篱下寻高土，
漫向帘前似前身。
莫言门闭官衙冷，
香满床头已浹旬。

三人看了俱大惊不已。苏御史道：“白年兄今日大奇。此诗不但敏捷异常，且字字清新俊逸，饶有别致，似不食烟火者，大与平日不同。敬服！敬服！小弟辈当为这搁笔矣。”白公道：“小弟一来恐拂了杨年兄之命，二来奉杨年兄一杯，只得勉强应酬，有甚佳句。”杨御史道：“诗好不必说，只是小弟有些疑心。白年兄恰才酒醒，又不曾动笔，如何就出之袖中？就写也要写一会。”

吴翰林将诗拿在手中，又细细看了两遍，会过意来，认得红玉所做，不觉微微失笑。杨御史看见道：“吴老兄为何笑？其中必有缘故。不说明，小弟决不吃酒！”吴翰林只是笑，不做声。白公也笑道：“小弟为不做诗罚了许多酒，今诗既做了，年兄自然要饮，有甚疑心处，难道是假的不成？”杨御史道：“吴老兄笑得古怪，毕竟有些缘故。”苏御史因看着吴翰林道：“这一定是老兄见白年兄醉了，代做的了。”吴翰林道：“愧死，小弟如何做得出？”杨御史道：“若不是老兄代做，白年兄门下又不见有馆客，是谁做的？”吴翰林只不做声，但是笑。白公笑道：“难道小弟便

做不出，定要别人代笔？”杨御史道：“怎敢说年兄做不出，只是吴老兄笑得有因。你们亲亲相护，定是做成圈套哄骗小弟吃酒。且先罚吴老先生三大杯，然后小弟再吃。”一面叫人筛一大杯送与吴翰林。吴翰林笑道：“不消罚小弟，小弟也不知是不是。据小弟想来，此诗也非做圈套骗老先生，决是舍甥女恐怕父亲醉了，故此代为捉刀耳。”

杨苏二御史听了，俱各大惊，因问白公道：“果是令爱佳作否？”白公道：“实是小女见小弟醉了，代做聊以塞责。”杨苏二御史惊叹道：“原来白年兄令爱有如此美才！不独闺闾所无，即天下所称诗人韵士亦未有也。小弟空与白年兄做了半生同年，竟不知令爱能诗识字如此。可敬，可敬。”吴翰林道：“舍甥女不但诗才高美，且无书不读，下笔成文，千言立就。”苏御史道：“如此可谓女中之学士也。”白公道：“衰暮独夫，有女虽才，却也无用。”

苏御史道：“小弟记得令爱今年只好十六七岁。”白公道：“今年是一十六岁。”杨御史道：“曾许字人否？”白公道：“一来为小弟暮年无子，二来因老妻去世太早，娇养惯了，所以直至今日尚未许聘。”杨御史道：“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，任是如何娇美，也不可愆于归之期。”吴翰林道：“也不是定要愆期，只为难寻佳婿。”杨御史道：“偌大长安，岂无一富贵之子可嫁？小弟明日定要作伐。”

白公道：“闲话且不要说，三兄且请完了佳作。”苏御史道：“珠玉在前，自惭形秽，其实完不得了，每人情愿罚酒三杯何如？”杨御史道：“说得有理，小弟情愿吃。”吴翰林诗虽将完，因见他二人受罚，也就不写出来，同罚了三大杯。只因这一首诗使人敬爱，谈笑欢饮，直至上灯才散。正是：

白发诗翁吟不就，